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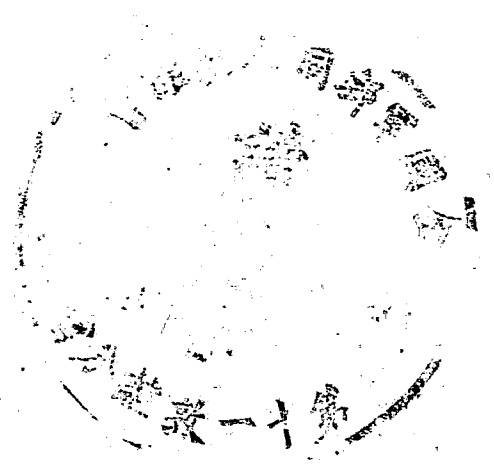
220A64

陸宣公經世文編

唐·陸贄著

中華書局

收錄



陸宣公經世文編

王丹岑選著



兩間書屋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 陸忠宣公年譜

唐元宗天寶十三年，甲午 一歲 舊書本傳，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伋，溧陽令

肅宗至德元年丙申 三歲

至德二年丁酉 四歲

乾元元年戊戌 五歲

乾元二年己亥 六歲

上元元年庚子 七歲

上元二年辛丑 八歲

寶應元年壬寅 九歲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 十歲

廣德二年甲辰 十一歲 二月，宣宗王適爲皇太子。

永泰元年乙巳 十二歲

大曆元年丙午 十三歲

大曆二年丁未 十四歲

大曆三年戊申 十五歲

大歷四年己酉 十六歲

大歷五年庚戌 十七歲

大歷六年辛亥 十八歲、舊傳、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辭專科，授華州鄭縣尉。語林：任江淮尉，題廳云：繞階流澗澗，來砌樹陰陰，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希彩，以衙將朱泚代之。夏，城奉天，以備蕃寇。

大歷七年壬子 十九歲

大歷八年癸丑 二十歲

大歷九年甲寅 二十一歲

大歷十年乙卯 二十二歲 朱泚入朝，因請留防。秋，以其弟滔代之，朱泚出屯奉天。

大歷十一年丙辰 二十三歲 舊傳，罷，秋，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鑑有時

名，贊往謁之。鑑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贊。請結忘年之契。

及辭，遺贊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贊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

又以善判拔萃，遷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

太陵十二年丁巳 二十四歲

大歷十三年戊午 二十五歲

大歷十四年己未 二十六歲 夏五月，辛酉，帝崩，太子适卽位。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二十七歲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築奉天城。術士桑道茂言陛下

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危，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權

德與序，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舊傳，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贊名，乃召爲

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贊性忠盡，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報効。

議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絲是顧待益厚。又云，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

獻詩戲狎，朝夕陪遊。

建中二年辛酉 二十八歲 夏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平章事盧杞譖左僕射楊炎賜死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十一月冊蜀妃文，冊王妃文。

建中三年壬戌 二十九歲 朱滔敗李惟岳於東麓，惟岳將王武俊殺惟岳以降。馬燧

敗田悅於汜水，遂圍魏州。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

之。詔朱泚入朝，以張鑑爲鳳翔節度使。詔李希烈討李納，希烈潛與賊通

。滔悅武俊納希烈皆稱王。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建中四年癸亥 三十歲 春，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夏，初稅間架

，除陌錢法。冬十月，涇原兵作亂，入京城，上幸奉天。亂兵立朱泚爲秦帝，

尋改國號漢。鳳翔將李楚琳殺其帥張鑑。朱泚攻奉天，都御處候渾瑊禦之

。朔方帥李懷光破賊於醴泉，泚乃退。貶盧杞爲新州司馬。李希烈陷襄城

。泚泮宋。可畏卿段秀謀誅朱泚，不克死。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以蕭

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舊傳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陛下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遠隄，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贊擇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贊啟德宗曰：『今盜徧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又云，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權德輿序，公自行在，帶本職并陳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密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讒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十一月廿三日，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導制。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渾滅京畿金商節度使制。慰問四鎮北庭將吏救書。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論闕中事宜狀。論敍擾幸之由狀。奉天論奏當今既切務狀。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奉天論尊號加字狀。重論尊號狀。奉天論赦書事條狀。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

改轉狀。奉天請罷瑄林大盈二庫狀。

興元元年甲子 三十一歲 贈段秀實太尉，諡忠烈。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叛，與朱泚合。二月丁丑，上幸梁州。夏

，田承嗣子緒，殺田悅而代之。王俊武等去王號，與昭義李抱真，及馬燧，

擊破朱滔於涇城。六月，神策將軍李晟竄長安，收復京師。朱泚走死涇州。

秋七月，車駕還長安。李希烈稱大楚皇帝，殺宣慰使顏真卿。舊紀、十二月

辛卯，以諫議大夫陸贄爲中書舍人。依前充翰林學士。舊傳、三月從幸梁州

，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盛知，得居內

職。及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懼。及杞敗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

願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遠離紫闈，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

上欲掩杞之失，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贄爲朋黨所擠，同

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

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流傳，無不推挹。通鑑上遺贄詣懷光

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

門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

令，是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上遣

吐蕃發兵，蕃相言劄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



不可。奉天改元大赦制。平朱泚後，正月癸酉朔，上在奉天，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大赦制。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詔。議滅鹽販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鹽州詔。奉天遣使宣慰諸將詔。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詔諭朱滔。招諭淮西將吏詔。招諭河中詔。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敕。甄獎陷賊守節官詔。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不許諸軍侵擾勅。答宰臣請停大禮表。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渾瑊侍中制。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制。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姜公輔左庶子制。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李晟鳳翔副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杜亞淮南節度使制。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與回紇可汗書。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奉天論解蕭復狀。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興元論解姜公輔狀。又答論姜公輔狀。興元論請鑿樊曲環所領將士狀。興元論解蕭復狀。又答論蕭復狀。興元論續從賊中起行在官等狀。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請軍兵馬自取機便狀。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獄失內人等讓狀。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請釋趙貴先罪狀。論替換李楚琳狀。

貞元元年乙丑 三十三歲 春，贈顏真卿司徒，諡文忠。希烈陷鄆州。夏，朱滔

卒，以其將劉惔代之。惔尋卒，子濟復代之。上又欲赦懷光，馬逢回爭，請

一月平之。秋懷光爲其下所殺。舊傳，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

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

，知賊之不足平也。貞元改元大赦制。十一月冬至大禮大赦制。誅李

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六月，册嘉誠公主文。十一月，告謝

昊天上帝册文。告謝元宗廟文。告謝肅宗廟文。告謝代宗廟文。祭大

禹廟文。策問賢良方正能格言直諫科策問博通典墳達於教化科。張延賞中

書侍郎平章事制。賈耽東都留守制。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貞元二年丙寅 三十三歲 春，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夏，淮西將陳

仙奇斬李希烈以降，別將吳少誠復殺仙奇。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

奇節度使詔。重原宥淮西將士詔。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優恤畿內百姓并除

十縣令詔。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十一月册淑妃王氏爲皇后文。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李勉太子大師

制。崔造左庶子制。盧翰太子賓客制。崔縱東都留守制。虔王申光隨

蔡等州節度使制。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李叔明右僕射制。李澄贈司

空制。賜安西管内黃姓蠶官織券文。八月三日，除鄆州歸順官制。賜吐蕃

將書。賜尙結贊第二書。賜尙結贊第三書。

貞元三年丁卯 三十四歲 以李泌同平章事。馬燧章舉實封制。舊傳，時贊母章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以。與章臬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遣，泰而受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案公免喪後，除官在貞元六年初，丁母憂，約在三年。

貞元四年戊辰 三十五歲 六月徵處士陽城爲陳議大夫。

貞元五年己巳 三十六歲 春，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貞元六年庚午 三十七歲 舊紀，二月丙戌，以中書舍人陸贄權兵部侍郎。舊傳

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日，贄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敘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贄，贄亦短參。

貞元七年辛未 三十八歲 舊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舉元翰推薦藝質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台省相近者十餘人。新書歐陽詹傳，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標龍虎榜。又崔羣傳。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有公輔才，擢中科。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往者陸相公可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



自薦屬官。請許臺省長官目薦吏狀。新書，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曰，諸所行，皆親黨拾賂遺，無實效。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旱縣狀。通鑑，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贊請遣使賑濟。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誠同諸道，遣宣撫使狀。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使狀。通鑑，嶺南節度使奏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使。贊上言，論旨，除裴延齡度支使狀。通鑑，上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爲度支。贊謂延齡誕妄小人，用之駭物聽，上不從。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鎮備蕃軍，根軍事狀。通鑑，贊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於措置失當，蓄歛乖宜。論齊抗齊抗官權紀，以齊抗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齊抗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權德輿片，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輿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遺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存德宗實錄。韓愈願宗實錄，八年春，平章事始命吏部每年集選人。齊事吏部每年集選人。其後遂三年集選人。選人根至，文書多不了。尋勸真輪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舉者，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品。

計賜集人，以爲常，其弊去七八，天下稱之。

貞元九年癸酉，四十歲，舊紀，故事宰相兼執決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賈耽請

設陸贄遺稿，不章故事，百寮所聞，自東相難通不言。始詔在旬日更乘書。

贄遺稿，十一月冬，詔大禮木敕制。謝密音，因論所宜事狀。通鑑上論費票重之事，勿對

五趙聖康論，自當密封手疏。苗祭元弟，宜改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受

亦無傷，立繫上書。論緣邊守備事宜狀。商置處置，奏事體狀。請依京兆

節度使納事狀。論度支令京兆折稅市草事狀。議汴州逐劉士備事狀。請

本朝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請還田緒所寄撰禮文馬絹狀。節度使田緒，送馬

一萬，絹二千匹。先奉言爲其亡父承嗣，遺愛碑文，費以承嗣阻兵犯命，靡惡

不爲，請還馬絹以御之。

奏事狀。四十一歲，論左降官應赦合量移割符。具奏量移官狀。三德量移官

狀。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論裴延齡奏議書。論和官胡員及刺史等改轉倫

狀。論自歸賦稅極百姓七六條。奏傳十年十一月。除太子賓客，詔知政

事。論陸長德，及陸長私居，朝野之外，不稱賓客，無從遇從。具奏順宗實

狀。及宰相趙贊，本贊所引，同參。奏贊之權，德以贊罪事者延齡。延齡驗身以爲

辭。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亦贊。奏罷贊相。以爲詠事者密。

貞元十一年乙亥，四十二歲。舊傳，十一年春，德宗遣軍營粟不給。事論蘇。延

真 諭言贊與張滂卒充等搖動軍情，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謀奪大夫楊穉等殊  
言諭奏，乃貶贊為忠州刺史。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閣靜坐，人不識其面。復遊  
勝，不著聲。家居澶鄆，人多癘疫。乃鈔撮方書，為薛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  
代。穉穉延為忠州刺史，朝辭日，德宗令旨慰安。章皇累上表請以贊代己。

貞元十二年丙子 四十三歲

貞元十三年丁丑 四十四歲 司馬光稽古錄上自陸贄罷相後，事無大小，皆自決之

宰相奉行文書而已。然所詢謀倚信者，皆讒邪之人。表延翰，及京兆尹李廣

翰林學士韋執誼等，毀譽任情，賞罰益紊焉。又令中官掌宮市，強買人物，

京師苦之。

貞元十四年戊寅 四十五歲

貞元十五年己卯 四十六歲

貞元十六年庚辰 四十七歲

貞元十七年辛巳 四十八歲

貞元十八年壬午 四十九歲

貞元十九年癸未 五十歲

貞元二十年甲申 五十一歲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 五十二歲 憲宗，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上崩。丙申，發喪  
。皇太子即位。永貞元年，憲宗，順宗御覽，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  
，而贊卒。時年五十二年，贈兵部尚書，諡曰貞。子簡，登進士第。嘉祥

府。

目錄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一
論關中事宜狀	七
論叙遷幸之由狀	一四
奉天論當今所切務狀	一九
奉天論所答奏未施行狀	二四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分論事狀	三八
奉天論赦書筆條狀	三六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三八
賜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三九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四〇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四三

又答論姜公輔狀.....四六

與元論請優獎曲察所領將士狀.....四八

與元論解蕭復狀.....四九

又答論蕭復狀.....四九

與元論續從賊中越行在官等狀.....五〇

與元論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五四

與元表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餼狀.....五七

與元請無賴李楚琳狀.....五九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六〇

論替換李楚琳狀.....六二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六四

請許台蒼長官舉薦屬吏狀.....七〇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遺水州縣狀.....七七

論淮西管內水捐處請同諸道遺宣慰使狀.....七九

謝塘冒因論所宣事宜狀.....八〇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船中使狀.....八九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費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八九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九九

論朝官缺員及制史等改轉檢序狀.....一〇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一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二五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議長吏以增戶加稅關置為課績）.....三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論稅期限迫切）.....三四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四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論兼井之家私歛重於公稅）.....七



# 陸忠宣公經世文編

## 卷一 奏草一

###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今，含有良策，宜且陳利害封進者。」臣竊性凡鈍，聞見陋荒，幸因之使，簪組升朝，若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職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

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義舜舍已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闕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危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儻合苟容之徒，非



(南)

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弱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長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賂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縵組之閒，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願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苗。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誘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千百相從，是曾卒伍庸流，關豈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

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實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奸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國瀆。胥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體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於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

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益方全，恆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芄，聲勢相援。於時士更畏法，將帥感恩，俱纔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豐。故能旣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

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臨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禱，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在寡而今在多；議軍資，則前在薄而今在厚；

論氣勢，則前在新集而今在乘勝；度攻具，則前在草創而今在繕完；計兇黨，則前在盛而今在殘；揣敵情，則前在銳而今在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

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底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寇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於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楊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豈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

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亂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

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  
解亂，首起劬門，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  
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力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  
圖。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困，誘陷，遂爲猖狂出師。  
寧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違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  
脅保，勢無他圖。加以淇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  
亦何可能。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  
謹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  
奪隘，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解，東寇則  
輾轉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  
代、朔、邢、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  
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  
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  
之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  
塞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  
今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圍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  
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輕重，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



其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羅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專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

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強，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惟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西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眞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則惟陛下圖之，謹奏。

（註）按此狀上於建中四年八月，正是李希烈寇襄城之時。時宣公以監察御史，詔

爲翰林學士，由禮部員外員，轉考功郎中。與德宗之關係尙淺，故辭多微婉。當時所謂藩鎮之亂，三年十二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反，自稱天下都元帥，四年正月陷汝州，與魏博節度使田悅，成德兵馬使王武俊，平盧淄青節度使李納，盧龍節度使朱滔，各叛王命聯合稱兵，又新井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之衆，四月陷汝州，八月陷襄城。時汴渠被阻，東南運輸，改由蔡水（卽沙河）而上。淮西指李希烈，兩河指魏博、成德、平盧、盧龍、四鎮。建四年八月，因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援，故公奏此疏。德宗未能採納，至十月涇原節度使姚合言率兵赴襄城，過京師，兵士鬧餉譁變，德宗出奔奉天，朱泚反據長安，禍亂發不可收拾，證明公此疏所慮，絲毫不爽。

###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強，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

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盪，莫敢甯居。此誠  
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措慎守而不失  
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終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  
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知狂，不覺妄發。竊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  
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  
幸留聽焉。

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則大小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  
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今京邑爲身，  
王畿如臂，關方如指。故關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  
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  
；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遷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  
化則悅近以來遠也。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  
。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  
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  
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嚴邊之備猶在。

。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定。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哨函失險，外侵則汙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甯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思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害。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在於皇家，保拓深矣。故示大儆，務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天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

。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訓，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遠自陝鄂，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彙秋備邊，尙不能保固封守，遇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蠶茲昆夷，猶肆毒讒。舉國來寇，志吞崑崙，貪冒旣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民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惜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獲

，豈肯端然自守。自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鳴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嘗陛下其何以禦之。

側聞佳叛之初，謀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擊，變故難測，日行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諷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忌，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卒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搆。然則往歲之所患者，豈去其三矣，而慮竟不蒙；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信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勝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反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

自頃將師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

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酒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陲，誘致豺狼；或驅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

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士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愷忽而未備，又安可忍言。臣是以籌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預防之。

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百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

下之半，可以發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經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道不可，願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纘脩庶徵，誠，過聽愚計。使李元授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劍刺所遺，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

遂掩襲，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幾旬，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開架權酒、抽費、賃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于此。謹奏。

（註）（一）按此狀之上奏時期，與『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同時，亦在建中四年八月左右。

（二）篇中所謂『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

一段，考之唐書及通鑑，建中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維岳繼稱留後，七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死，子納自領軍務，八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與山南東節度使戰，大破之，崇義傳首京師。卽所謂『四去其三。』

建中三年正月，盧龍節度使朱滔破李惟岳於趙州，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維岳傳首京師，四月朱滔王武俊反，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三）『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補』一段，考之唐書及通鑑，1.建中二年正月，發京西防秋神策軍萬二千人戍關東，2.五月增高稅爲什一，以濟軍用3.七

月詔馬燧李杞真及神童兵馬使李晟將兵討田悅4。建中三年復權天下酒，四月括鹽錢，京師商人有被逼縊死者 4。李懷光時爲朔方節度使。5。建中四年二月，初行稅鹽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潞魯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甯（卽淮西）之境，皆卽給度支，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判度支趙贊奏行此法，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四）籍中「頃將帥徂征」段 內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誘致豺狼，竊發郊畿，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之言，徵諸建中四月京師之溷原兵變，德宗西狩之事，若合符節。可見官公料事之明，判斷之確。



卷二 奏草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溷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閒，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激情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懷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詞，今輒上頌，以盡愚懇。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資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甯矣。

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纒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

，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貨之法興。禁防濫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甯矣。

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戒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闕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亦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牧畜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輿發無已，郡情動搖，朝野騖然，而京邑關畿不甯矣。

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矢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疑怨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察怨則重臣懼禍，反側之變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虞，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亂之變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

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

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乂。』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唄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若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入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而國家可保，又曰：『禮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言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中也。是以有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



，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奉材焉；忘小怨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其易行。其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善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疑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甯。

昔太王以避狄而興，文王以百里而王，是乃以危難而懷盛業，由避小而闡丕圖。况稟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在再通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類艱難，將永驅詐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變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感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薄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註)考之通鑑，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亂。德宗出走，盧杞白志貞王勗陸贄等遣及於咸陽，隨駕赴奉天。此狀奏在朱泚犯奉天之時。通鑑云，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邪留留後於遊環與金吾大將軍渾瑊拒之，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旬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突蕪書檄而進之。泚百道攻城，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宣公恐德宗圍環境艱難，失御自傷力，故篇中強調「多難興邦」與人定勝天之理論。

##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 憲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不同，而天下不歸，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

○ 然尙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天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歛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講，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得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顯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 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蒸黎，容反

側，既未有息人之聲，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遠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

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厲器，騰謗籍藉，欲無疑阻，不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宏練達，是君主之所難；鬱抑猜疑，其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淳鋒積，疵決防戕，可以崇德美，可以艱難，臣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懷懷也。

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彼言，備詢亂之由，明承咎悔之愆。各使極言得欠，仍令一一覆陳。軍務之際，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嘗假之假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懷者，必有導以盡其情；識義而辭拙者，亦容理以嘉其志。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對者，願陛下昌拜言之美，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無遺，庶士傳言，聽納無愆。是乃經入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新合，易惡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

急也。慮有變而遂道，事有要而俱廷。冀垂睿慮，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註)(一)考之通鑑：建中四年十一月，澤潞敗圍奉天之賊，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而西。先遣兵馬使張詠以蠟筒表，隨賊攻城。秦州適逢賊城下，大呼曰：『吾朔方軍使也。』乃趨而上。上得表大喜，即全詔至城上，權釋如雷。懷光兵繼進，敗賊兵於陳泉，復敗之於魯店。此皆之體。遂而歸安。

(二)按此狀首段云『逆賊雖退，猶未入境。』係在十一月奉詔解圍之際。

###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逆誅，尚宥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庸，尊慕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恩理之誠。思衷所懷，承開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尊卑上虞。誠於國防，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尋臣，稍與親接。廣審商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憂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誠答奏，洵茲彌切，不聞施行，不酬詰。未審臣旨以爲何如。昧於量，中務竭盡，忍用辭理，不能暢達事情。縷縷血誠，敢請披瀝，類煩鑒冒，豈不漸惶。蓋犬馬感恩効之心，瞻睇而不能自止者。



也。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圖，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靈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絀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則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聖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

賞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其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册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莫不與，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禘於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益益盛者，益益微，功愈高者，愈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逸衆也。詩曰：『汝無克於中國，敘怨以爲德，不弔爾德，時無背無側，廢德不問，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時肺，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矯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廢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斯遇殊時，所爲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趨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違同

於惡則禱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罔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

尙恐朕若曰，時異事異，且請復爲陛下。此則近初之子章章者以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自器之量，武用稱雄，文致太平。威行雷震，明照日月，英略難及百劫。功僅於九歌。雖非虛中之所度，常情之所鑒也。每猶玩愒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試說，反以危言爲戒。夫君道，日計忘勞，夕卿迭趨庭奏，庶務既疏，失，血衆共之。下無懈情，上無日斷。退言之輩，空持位位，諂訪謀猷，詢求過謫。或計往一成就，或論人滿事情。有言及諸主體柄，則雀懼自散；言及賢者理，則企舉齊聲；言及穆穆艱難，則上下相心，於尊勤儉；言及馬圖疾苦，則君臣同慮，謬息從信。德德靡違，觸類皆長。尙恐過譽舉，過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道諫言俱入。小有虧失，空聞儀威，得一善必趨而觀異，聽一諫必明加褒錫，言無時無同事人樂輸誠。又其學之流，更直宿愛四器，或時與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矣，自觀之薄矣，且猶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難道也。可一日而盡也。

一高宗始年，以漢書納，當時時有歸人，尙有真觀之風。兼君遺澤在人，先範垂裕，無改作，存以皇極。數十年間，天下無爭。太平之業遂久，學勤之意頗彰。燕喜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遠中宮之風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時咨於大猷，寡之懷，溺偏信於邪。馴致禍變，

濫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

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訪神龍景雲之間，變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墜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并進。貪權者，謂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謂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諷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違名。至尊收視於穆濟，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祿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恩望，外寵恃國之勢，內寵擅問天之謠，禍機熾然，無從逃其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於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蕪撥亂之略，慮受廣積，同符乎太宗。招延詞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艱屯，而衆不離折。理尙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令德，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未從，且不深許。特荷，終獲有甯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

陛下英姿逸辯，遠絕人倫，武隆雄圖，罕羅物表。廣習俗以功，任削平權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恆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儉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容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夙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擲之間，猶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無論；已行者，又謂之遼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降升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命邪，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

前承德音，詔及唐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註)(一)此狀亦上在建中四年十一月奉天解圍之時，首段云「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係「指論奏當今所切務」一狀，未蒙批答，所以重上此狀，以重申前意。

(二)考之「鑑」。「德宗在奉天時，仍爲盧杞趙贊白志貞一般宵小所包圍，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數言三人之「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所爲也。吾見上常請誅之。杞譟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殄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固已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軍行。」

按此狀重言「濟延羣臣，猶與親接，開諫諍之門，通憂鬱之情。」蓋指出盧杞等包圍羣蔽之弊。

卷二 奏草二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貞，多是論人長短，及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語，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疑滿。朕往日常謂君臣一體，都不隱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於衙門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自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

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盡之謂忠。臣之夙心，久已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睿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

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言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納獻之遺。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

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於久。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鳥，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在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禍亂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識。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崇而神。蓋以豈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較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僉



義之憲輕，無不以思，則教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狂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憚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察而求衆庶之不感，衆庶感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雖天下至誠爲盡其性，詔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結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播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獻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謀我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

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賢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聽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

；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哂者，聖人之所向。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關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德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退，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嬖道一行，爲害所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謬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跼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其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御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黷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偉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對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譯讀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一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於街，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莫於一信非忠厚，至於理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達，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遠諫不納，又安能藝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

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靈功；尤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漢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悉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用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遠，遜於志者不必然，達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時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於以虧天下之理，於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闕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陛下所謂「此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謂陛下雖窮其辭，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必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

人，恥聞過，聘辯給，眩聰明，厲戒嚴，恣疆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乃慮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城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窺視至尊之光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視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焉。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兩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可用，必不拒遠。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蓋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咄咄，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輔。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割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

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黜纘於側，蓋視聽之太察，唯恐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愆，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合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慚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若不如髮難者，故亦以是爲心乎。

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輕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趨其利之，變懼忠告之不辭，現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宜於上，則怨譎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澆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置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實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使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如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苟不盡，則得失相伴，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

其又遠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談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

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慙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研蚩，而研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譴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

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若不固。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大官，宜大勞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棄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其能，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望得矣。

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以能賢，諫者以狂諷，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諛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臣卜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非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

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聘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鬱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審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僉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 奉行諭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

「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專宜不盡，條錄奏來者。」

臣謹如詔旨。詳審再三，竊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攷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繼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甲甲兵，竭取財賦。賸庶未達於時勞之旨，而怨咨已深，吳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誦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變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

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見，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祚未歸；勞者未獲休，勳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御將許老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

勳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及屨，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壘，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癘痕。使天下聞之，靡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



不從者乎。

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必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積，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形於事，人或未論，而宣之以言。言必順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

伏惟陛下，先斷決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甯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甯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劉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息，顧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繆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討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之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受命之節，知難無代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屠屑供職，曾何足云。

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

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愛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擢通晉，露處郊畿，園廡震驚，斯謂辱矣；寇離密邇，亦云愛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要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願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

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例并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顧，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在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

夫行罪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御主忘家，而是臣子常分，道踏輦蹕，易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區別，以儆不佞，則望先錄大勞，次補羣臣。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望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觀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銜奉旨聖旨：「自發洋州以來，累給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純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與。彼官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毀去公器而失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此無所持，其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

錢帛爲賜，足彰符幸之恩，飽獻酬官，恐乖令典。謹奏。

###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辭，霸王之資，輕爵重刑，而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輕爵，非罪而受刑，則刑裂。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溷然，紀綱始紊。造類乘疊，遂亂中原，造孽成墟，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賤，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官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竟朱羅告於皆徒，金紫實施於興早，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懲。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賞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

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

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及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詔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爲重矣。今或捧瓜一器，累累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我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憂，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淫俗所以若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易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

以爲國。

且樞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竄，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歎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願儆大獄，願留睿思，更少詳披，謹奏。

## 卷五 奏草五

###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頒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其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以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承順，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願陛下明聖而鑒焉。

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預身成君者，誰能弭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闢一說哉。是如桀、石、崇、王，無其若此。求諛者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滯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賢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額，立可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

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驚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直則其志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元。唯衰亂之朝，開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諫。以阿諛爲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謗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脛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鑿夏癸殷辛拒諫飾罔之惡，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召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子者以衆志以志，以衆心爲心，恆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諱而已哉。乃至求訪言，聽與誦，奔弄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而弗詢，故幽微必達。今公輔官居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之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失當，不猶於與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於誇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

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下臣愚憊，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

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簒餘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不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答絲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甚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垂陶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微而廢其視聽。是所臣子之與君父也，盡上敬而敬，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鑿以命其相，說諫本從經



以戒其言。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說。陛下既嘗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腑，而不敢自默者也。

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意使奚爲，左右有人，何將用焉。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遠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作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許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直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承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國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

乖本意者。臣以竊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槽昧之才，且無希同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祿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

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

臣竊以傾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城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謬，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憶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微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憶不信而逆詐之情未明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

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弭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弭違，何必貴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笑發，諫有可從，人雖咎而

質結。必先聖王，所以探其非，詢其善，博訪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驗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細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與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悔，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

存。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謂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而來，後因泚果用兵，權抽赴彼與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曲離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歧下屬楚琳助亂，魏門則失潛黨姦，獨此何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於他士，其家屬則陷於匪入，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八處危能安，閭難輒起，其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終羈寓多時，窮賈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方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論從，實在深惜。

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遺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寶，恐須密勅韓滉，初令贍極此軍。置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獎，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心悅勸。

，臣不勝區區爲國憂善極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淑蕭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願蘇。朕不會其意。昨聞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頃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黨子與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辭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踴躍，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况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儲位樞衡，奉旨宣攝，忽聞變故，甯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繼玉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混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壽觀察使李椅之男，與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察臣言不誣。謹奏。

### 又答論蕭復狀

又欽奉宣聖旨：「卿所奏肅復舉，朕已甚悉。假使更無別意，總是不能事宜，令  
巡行諸道，轉恐事多咎大。況此舉，今欲除肅復爲肅建親親使，但令赴任，去  
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有崇，中外遠近，亦是當理  
。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稽。頃蒙與都邑，駕臨  
郭畿，陛下悔征賦之豐繁，念黎元之凋瘵。時降慈旨，深示憐傷，特遣大臣，普詢  
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偶偶，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邊器，則  
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難不念，  
本末之議不稱。謂爲得所，臣竊疑之。儼慮邊事乎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以細  
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均，但令副分分往。待其覆命，親訪物情，革弊蠲恩，  
用符法號。使務既畢，誰否益彰，檢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  
奏。

###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舉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赴行在。大率  
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覷，令其  
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從尋，恐有姦計。卿宜商榷如何穩便  
。」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竊尋領

其要，舉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鍊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機，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衆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纁，而輔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合。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下之德也。以卑而備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與亡。

聖人知宇宙之大，而不可以耳目周；故濬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而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殺智殫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命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隨處亦已甚矣。漢高帝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威，劉氏以昌，蓋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處嚴衛雄清，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極撥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愚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與亡。」

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謹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遭茲殷憂之期，天真或者以犬啓睿心，微小失而崇丕業耳。

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尙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竭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疑者，讎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郡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驟深吐哺，虛襟坦懷，海納百川，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卒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異力。蓋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

其所以孕禍胎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捷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

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誠使拘留，謂之安備。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頹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節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內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氣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覈失實。成言聖謀深遠，策賂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茲。遂至釁下生戎，宮闈不守。德陛下能於聽讒遂敷大號，謝過萬方，敍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優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戮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遺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匪隅；惟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謬，一言過差哉。

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輾逾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實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歸，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願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來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備。那縹緲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遇有眼皇，跡涉



疑似，亦望於其體，屈法裕人。盡量器能，隨事甄賞。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次則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推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毅鳴犢，舉人輟行；燕食郭隗，賢士繼往。抑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情愧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 興元一吐蕃尙結贊抽軍還歸狀

右。欽淑奉旨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尙結贊頗使人計書，擬自領兵馬，尙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尙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

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尙勞聖鑒，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

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侵襲，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以建中已近事準之，則我心難固可明矣。

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可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疑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四年，要約常未堅決，宜裨謀畢，復請改移，猜妬多端，最難可驗。逮與燕鶯都邑，駕幸郊畿，結綬總戎在邊，因請將去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還持持疑，竟不將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持將帥之心。懷光避至蒲，頗亦再茲促觸。及皇與再駕，移蹕漢中。陛下請獻善身以留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尊頗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僞使，意在觀變推移，頗與詭算危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遙憂慮，欲捨疆前，則慮其懷怨乘隙；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延延。既姦且矯，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所憂實深。戎者未歸，寇終不滅。

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滅亂，嘉彼效職，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信任，且思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其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縱橫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盼則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上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靡。怠我之帥，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請圖，

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惡其潛蓄姦計。儻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汎窮蹙之時，輕犯近鄰。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讓，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贖還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斯則王師不得伐叛，燕黎不得甯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虛，得將安用。是乃我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夜憂者，慮其意及於此也。

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觀機若獻，避厲自遁。實吳穹怖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汎之亂，始於曩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惡，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熟不痛憤；獨忘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奮革弊之詔，宏恤錄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吹揚，昏侵自斂，蠢茲狂悖，久舍穢夷。頃屬慳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于擾，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尚硬。今懷光別保蒲降，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虞。滅虜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少，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龍蛇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惡，滅亡可必，賊之孤劣，剪撲非難。熟肯舍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軍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

戰。渾瑊統戴不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尙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審其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詔奉宣聖旨：

「省卿所奏，恭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其慰朕懷。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漸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前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迅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威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闔，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資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勳成大業者，由此道也。

其或疑於委任以制關山已爲大權，昧於資成，以指鬣順言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言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分則失順，從命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

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

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週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敕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親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者，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圖事有異故也。設使中外或有緣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者既不舉行，則從命者又未必命宜。徒費宣言，祇勞容慮，與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難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勵勸業而已。義烈發心，安行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教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參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興成。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兪思，或有可取，謹奏。

##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傳官比綠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提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甲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惡忿心，頗從輿議，以臣忝竊，罪非宜。

李楚琳乘時艱危，假擾岐下，賊殺戎師，款結墮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割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曷刻景爭。嶺則道迂，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與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憤，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滑，則我咽喉梗而心符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

且楚琳本懷，確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全若徇褊狹之議，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譚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之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捭理獲全，雍齒

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其難，此桓文之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神求素行，退焚宿寇。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敢安歸化。斯豈非小，所宜遠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尤顧，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淑奉旨謹言：

「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幸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者，涉履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

陛下惠密警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賜嘉名。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

不接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宜，唯聖所裁。

臣聞賞以懲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覆冒之弊興。一足以饒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顯符賞，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詭曰非允。至如宮闈違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蕩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扈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推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羣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今勳臣下滿愛近習，致徇其苟得之情；汎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賢皆自微，必將非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辨。

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以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與，類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誅反，喧嘩訟冤。矧今國步猶艱，



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僞角逐之日，當攻而璣，尙恐未孚，璣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續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奉聖旨：

「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從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特誅。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顧，道途無繼，亦有賴焉。雖朝令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若臣之愚，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天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

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

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諱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錘，則物之多不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弱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綱，塗路所經，首行有奪。易一師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矣，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

夫以韓信才略，當時斯偉，且負嫌疑，已遭告計。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壘而成擒，權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材，應養賤品，因時撥擢，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隄防，晨光既升，勞自縮今郊畿已反，武衛方嚴，泝隴鎮壓於西，邪涇扼鄆於其北。顯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蹈躅，何能爲。

西陲下結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過止，錄功犒勤。數肆告之恩，有惟新之令。然後徵韋惠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奉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違介，復勞誅誅。措置得宜，萬無一誤；何據過動，不爲後

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

兇梗殲盡，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休。應須處置大略，已付欽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困陋，願陛下少留察焉。

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陸，范變所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徵，幸不可以常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妄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鬼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百蠱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而賀也。

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善憾而陰於含容，或以勇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變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靈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長禍危疑者

，慮猜譖之旋及。遂乃鉅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互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枕隄艱也，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屹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談，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愆，知急在重獻之勳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遠乘率心之稔惡，知烝蒸困極之與怨，知上下鬱理之失情，德音煥然，與之更始。所在宣鼓之際，聞者莫不涕泣。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鷄以祈晉，消綏診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畔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豐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歸，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師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

尙恐陛下以言之路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甲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撻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釋谿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閔嶺之將卒，以奮伐於

商。譬國家糜幣以贖軍。惡公私靡牧以張武，算歛竭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勢已甚矣，威已盛矣。旣而矚日綿歲，老師費財。而河之寇患，有加無幾，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弼亂，泚戎搆災，豺狼盤居於蔡園，羆豨擇肉於駟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鄆伏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僞有偶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河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僞，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譏，外無軌境之侵。及聞天澤澌瑕，制書復爵，曾不辨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王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甯，人人自遂。家苟甯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之及今，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是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備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於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雀厲躬，」又曰：「舞干羽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此其証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

人如草芥，而勦之鋒鋒。叛者不賚，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豎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懼殃。一境不雷，普天致擾。兵革禍結，變起百端。彼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隕，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鑒元龜，貫百玉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當然，則亦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勦。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驚發於都塞。蕭牆之戒，不共信歟。前垂訓典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慮以答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舉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膏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師，咸陛下自新之旨，況陛下盛德之言，草而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彙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書，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僥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抵甯，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証脅其同惡之徒，開覈於新附之師，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寢

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先此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吳越而相啓，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別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戮力未遑，縱之則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易焉。

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旨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問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僭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寶衆鷹鷂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垂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南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貨疫疔，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合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

「哉王心」，如是則威不殫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誰有借道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消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蓄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卿且不聽，幾乎其罷征矣。」凡在萬慮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妖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極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亂不並，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思，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蒙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自視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踴躍，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存大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搆矣。古所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軟。

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潰威而滅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在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

區區上干，憂惜在此。懼蒙過納狂瞽，不察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狀後宣辭，方敢踐跡。



## 中書奏議一

###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疏英對迴奉宣密旨：

「卿先奏令台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賂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

臣以開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甯。緣是密旨特宣，不能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逮，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

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者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問爲太僕，命之

曰：「慎柬乃察，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台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暨於國初，採擇其官，均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由濤爲吏部尙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尙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令格，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舉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雖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陵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罔亦難矣。

五書寫地，一無所甚。農家任使，待罪宰相。備懷讓位之權，且乏知人之明。

自揣庸愚，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聲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在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相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寮，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擢，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得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奉贖金，釀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闕試大官。前志所謂，遊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專任，識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臆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

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仁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必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愈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能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

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言，欲辭言之真偽，不可不考之其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由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言人之善者，必詳微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其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其情，既盡其情，復稽於法。衆誠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歸。夫如是則言者不惑，聽之不勞，無浮妄亂發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濫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天下之方也。

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諫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譏曲者以掩其誣。率是以行，綱賴長罔，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恆必由之。昔舜桓公將敗霸國，懼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談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心，故覆邦家。或以其素性懷邪，趣向狡促，以沮議爲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眩遠圖，背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爲近，不克宏遠，宜尼猶謂其小人，以管仲尙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謹樸，而恣其謬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

實之弊也。

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爰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使俯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認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行，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緣。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極直同賈，人何賴焉。

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今更「並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劄，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遍諸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公舉以暗投，詢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訪。雖則兼鈞不一，或自行情，亦尚私訪所親，轉爲所賈。其弊幾遺，聖鑒明知。今又將符符舊，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諮議，隨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濫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察屬」所束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闔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遴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

官，卽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或斯基。

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傲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京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事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攷精在於按各資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通；下位罕通，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限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淳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見其可。

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二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

職。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歸，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求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駁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滿說，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曠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鑿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小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而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慎選官宰必以爲重於庶品；精錄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官宰猷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

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柯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逃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類驛得鐵轉運及州縣申報：

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之類，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狂，五行愆度，點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詢旨，倍益慚惶。所以僥免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尙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備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說。揣所悅意者，則修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尙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已忘希至尊之旨，其於特實，固不易知。公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發驗，則冀言



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

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政，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恆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待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執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詢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委亦煩，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遠降德音，深示憫憫，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開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醮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

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放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於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春

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廓。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上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診，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陛下以德消沴以和。設惠之積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靡不勝觀災恤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賦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翼，是由教化未至，當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帝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岬慮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

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不豹之情，且曰：『其言是』

惡，其人何非？」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晉大夫魏擘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怨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統射之謀，遠慶鄭之議，遂閉糴而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餽之。擘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勳強，晉患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波者乎？」

譏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與有征之師，向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喪德政。倘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扼之時，尤資鷹馱。苟得招溝以醴，便可庭甯，備慮戎方，亦足生患。

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甯人負我，我無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使諸道使，遂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漢臣少連奉諭密旨：

一旬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隨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越懷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奏來。卿又頗與苗彞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勳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惡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開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祕知此意，苗彞兄弟，並改與在外開僻處官，俱不得令近兵馬者。

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慈眷稠疊，謨論闡解，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庶知己，尚合指驅，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勳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巨補糜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謝，臣必不回。罔然真心，特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

頃以去冬薦人，頗於銜衛披訴，既是準副辭集，理合試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付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顯宸嚴。陛下特宥悉憇，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清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徇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

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責其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無私於蒼虜，人若不察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愷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諶。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目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竊沃既難，機務斯矣。謹陳綢繆之願，實增曠厥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

苗綽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左侍。陛下以餐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乎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儒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誹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贊；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贊則授受不明，而風俗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譏問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愆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害倍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緩潤之滿。然

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彙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蓋，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彙等非罪，則台隲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彙等受劓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

夫聽訟辨說，貴於明恕。明者在職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東歸，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怨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之以與。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宸，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匿之言，招覆篋之毀，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宵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以來，彙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無累，豈復合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彙兄弟，搆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難疑，易生譏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容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

少連又向臣說云：

「聖旨奉臣孤貞，權請清慎太過。都絕踏道鏡道，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請財物，至如鞭撻之類，受亦無妨者」。

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甯忘顧私，家本囊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涼；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違養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婪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藉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未流，苞苴微貶，苟或違道，臣猶知漸。况乎公卿大臣之聞，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結恩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將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蓋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濬除，唯於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婪爲弊，殘酷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實明辟；若上爲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秦

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遵臣，可以受賄，則庶長窳窳，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

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行頸，望視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若屬多故，有加無變。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尙以爲鞭撻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賄，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撻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適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服天下，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

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退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富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



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得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茲甚。鞭撻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求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所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歿。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實有以約失之者乎。

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之賄於朝廷受其三而封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於乎見和而不通焉。四方俱賄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潔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才焉。

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幣之事。四方騷動，幾致清平。旋以神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無凝泊大憲賦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義焉。曩興師徒，人因暴賦，今罷征役，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治雍熙，追懷前修

，實用而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感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高者乎。

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覺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澆灌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徼眾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賄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顯昭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以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

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首德賙尉。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費弊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閭里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諛求而崇佞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然後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論及於私賄矣，況又

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竊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願遵蓬聖明，竭  
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慮。意雖詞繁，伏用頓悚。謹奏。

## 卷八 中書奏議

###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奇顏，奉宣聖旨，宜依者。

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佞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橫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齊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廂道於朝廷。黷物清時，虧損聖化。法宜富貴，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恆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綠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裳，歲時

寡嗚，先後遲速，悉由機裏。其爲憂勤，實謂至矣。其爲資費，亦以多矣。其以資人而國，不憚煩勞，此誠懷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除重負國，但任有司隨戶供應。近歲春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幾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於朝。猶遇水旱爲災，粟糶翔貴，兇醜匪茹，竊據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寔繁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

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者。」故詎錯論安邊之策。願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爲國之大事，其在畜其力，智者實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派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被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賦自供之外，仰結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遠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恐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原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觸，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

亦因賈之得辭。其事示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尙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初夏，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救，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邊擇使臣，奔波督運。積儲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善我自旋，糧道徑濟，斜路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與不爭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請同歸於失矣。議者是言今前非詭從，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所謂同歸於失者，在江措置非常，蓄行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擊故也。

陛下念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詎百結師無律，制事半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互千里之地，莫相牽從；繕造列十萬之師，不計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才馳書奏賊裁，行李往來，動聽旬日。比身徵發救援，寇已獲勝而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發兵甲而費財用，竟無補僑軼之患哉。將貴專謀，軍尙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圖之訓，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調備垂永久。出則助力，

齊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讎，護毗庶，蕃畜牧，開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饋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恆，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發踐更之擾，而守備參嚴。果能涓之足謂長算。旣而有司隘吝，不肯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布道苟且之意。當穩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糴，抑使收糴。遠徙豪家貧民，反操利權，賤收於人，而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鬪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紓充宜，窮邊

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審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情儀在胥吏之手。既無備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得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蠶食。至有空申轉帳，僞摺囤倉。討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譏於會府，會府詐以上聞。幸逢有年，覆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儉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一善歛乖宜，此之謂也。

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類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尙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款食之詞，積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僞而不恤其窮。及兇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瀆塵煩，所惜在此。

願諸擇人充任，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複寢。臣謬管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庶憂虞。夙夜疾心，庶以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



，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舊規；太倉糴入之儲，亦不闕其恆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

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軍糶糧，百官祿廩，郵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割東方，發運租米，冒推漕風浪之險，折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顧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糶，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相言。

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則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蒸黎膏血，力役靡施。然後恆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備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年日久，財力阜殷，糶食所彌，給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

之始，巨盜初平。戎倉無兼月之儲，關轉輒趨年之旱。而有司奏轉運，務省轉餉。至使郊畿之間，猶以殆絕，都市之內，餒相望。斯所謂視利而不防遠慮者哉。今畿國轉之地，年穀屢登，數歲有餘，其折納粟麥，公儲盈積，足給以年。田良之家，猶因糶賤。今是江淮水涸，粟出山苗，比於舊時，米貴十倍，此其最乏，流庸頗多，關轉以穀賤傷農，宜加傾軋，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資民，固宜儲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糶之虞，無錢，宜糶之虞，無米。而又速其出之，益高斯餉，斯所謂習見聞不達時宜者也。

今淮南諸州，米每斗實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兩河橋，每斗計勝又約銀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需錢三百五十文。若米既糶且賤，尤為其出賤賤。今轉運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二十七文而已。糶其，而用其，餒彼人而以此糶。糶者所，可謂深矣。頃者每斗從江西，湖南，嶺東，浙西，淮南，等處，糶米一百二十萬石，糶河陰，其中減四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運至陳州。又減二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運赴汴橋轉輸。臣詳河河陰衣庫倉，留貯之意，蓋因往來艱早，關輔荐饑。當糧道作相之初，急元務勸運之失，遂請無牟轉運米一百萬石，以贖京師。比至中途，方知為益，所以節緩停糶，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帶舟船。江淮新米與倉，還復暫納糶，輸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倉之費。所有但運糶例

，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積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任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乃諸縣令，類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饑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正新糴估價，通計諸縣倉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一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運務且合暫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因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廢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

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運，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千價出糴。計以糴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粟斗糴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五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

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畿內賸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數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

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官商量。今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陽、邠甯、慶郿、坊丹、延夏、綏德、靈鹽、振武、寧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軍之外，別擬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隴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數十分加七分。又其次刻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三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凍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緇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欲厥向畢，若待到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拆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似綾絹緇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度支當番及車，均歸般。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並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是人戶墾田多寡，先定價實，立限納粟不歸糴者，亦勿強。其有糴米者，每米六升折市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諸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保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致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樞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許輒有支用。

待收糧量具，所經數錢收貯處所聞奏。並按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軍之糧。來秋若遇賑成，又可更改百餘萬石。邊畜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贍，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的至乏食，以歛糶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圖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完人，莫急於此。頃公廩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邊一人，無廢百事，但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致蓋天錫陛下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蓋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恩，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並邊鎮分配和糶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折。謹同封進，總進止。

卷九 中書奏議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若其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庸劣，屢敢上言。誠以  
備邊足為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運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  
軍不可圖之繼。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統籌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  
慮贖，言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不用防艱  
急，緩有糴我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恆收冗費以贍邊糴。則  
粟盈而年可一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相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  
庶備採擇。

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意。大  
抵邊鄙所藉者，則曰：「非德無以化粟荒。」曾莫知德不克則德不能馴也。善武威者  
則曰：「非兵無以阻凶橫。」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  
邊鄙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結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  
邦國而拒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  
者，則曰：「疆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邊之不能據，

靡之不能去也。漢遼之要，路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駮。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漸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戒而聖化茂，古公亦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擾，秦築臨洮而浮屠復，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阿憲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甯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

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驅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乘信詐置，蔑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過中國夷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僇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甯，感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調師以待寇，求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擗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干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向若

薄孔熾之勢，行節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  
養寇矣；有撓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  
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實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  
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

至之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  
人叛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搆  
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甯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  
紇矜功，馮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餉，竭力蠶織，西輸賄幣，  
北饋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逞其奔衝  
，並其侵侮，小人則驅駱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  
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  
，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

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  
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方塞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  
動者也。頃屬之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營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  
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豈此  
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



天之授者有分，事與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盡，短者不可全。所短而欲其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望。強者乃以承其短，居以封疆，多馬而方，馳突，輕而聽，聽敗亡，此我狄之所長也。戎狄之長，乃中國之脈短，而欲益其寬，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核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擇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而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

若乃擇吏以撫甯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漸陔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萬全不謀，非百剋不圖。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完軍禦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制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起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藉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尊授寇者也。今刻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

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去其謀，其度，財置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陸粗，願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

夫謀聞王綏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調，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貴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制不常，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害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十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達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過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事，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適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爲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

於邊疆之實地。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親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寧能留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饜饐；積於溫飽，習在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卒酸動容，噉強善勤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大夫親族，捨園廬，甘其所卒酸，抗其所懾駭，將黨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作代之期，無統帥之取，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雖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感負待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恆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中諸路東潰，惜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播播遠近之心。其豈爲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甚於撓者，論從軍城以意徵，增兵實邊，衆命振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率以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疆有難旋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日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特在寡弱之本，實遠交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幾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支隊，盡其毀廢，天無及都府聞之，靡已還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選兵若斯，可謂措

置乖方矣。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爵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罪而不用賞，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忘寵榮，而忠實橫抑，夫如是者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遷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饋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褻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壞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証，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置者以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

課責虧廢，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溝每越境，橫行者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推務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雲增集之弊，固非日耗敵謀。

種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厥入，半以事邊，賦用者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總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開，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河數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尪，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西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亂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溢誘涇原之衆，懷光汚朔方之軍，黷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

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災，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理戎之說，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富閹其材，程其勇，較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戛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望。蓋所謂曰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在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糲所給，唯正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役。然衣糲所給，厚贖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醫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遣隸紳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二倍之益。此則僥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嗟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匱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孺僮倭符而廩賜厚，積糶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則已可嘉，甫欲使共協力同心，以攘寇讎，雖有韓白燕吳之將，巨知其必不能焉。養

士效勞，可謂終生於不辱矣。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擬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備可否，自陳規範。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緯。於是觀其計謀，核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理時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筆，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臨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鐵鉞，示令專斷。設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濶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圖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閉不容息。審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颯，驛囊上聞，旬月方報。守土

者以乘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遁。託於救援未至，各相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樵薪，膏夫樵歸，鑿作營囚。雖詔請鎮發兵，唯以慮身慮腹，互相瞻顧，莫敢進。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絕失於遙制矣。

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盜賊，軍旅之膏盲也。盜賊不除，而但滋之以養，膏盲不療，而苟解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逸其災，欲求稼穡豐蒙，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徃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漸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完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種。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如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卒戍苟免之弊。寇然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足。與夫條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

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樞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內



此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麟坊邪雷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曠所便近而並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役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勸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大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感懷，疆場不蓄諷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

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如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冀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簾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試以

發其器能，旣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士，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樵斲，雖旣舟楫；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則泥沙，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神屬激揚，必時多儒；運鏡衰季，則朝之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宇，復德應期，賢能相從，若若林會。然則與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業才。在季而忘，當與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於是養官選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

漢高竄不度，故其時多魁桀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隄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三：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遠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謬，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各資實者，選更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

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華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輕重，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

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各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循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此處有脫誤）阻執事而擁羣才，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

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異，謀小者不達於大猷，譬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諷君子之事；退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驟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權議，臬才常困於中傷，矢盡欺誑，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

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與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隸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於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兼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斯求

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角養體哉，股肱惰哉，萬事  
惰哉。一頃之輔臣，解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  
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  
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  
見，罔循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  
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

臣聞禰彘之殊，不能無類，連城之壁，不能無瑕。矧伊有情，暫免衍客。狎尼  
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貳悔為美。况自  
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  
之教曰，一帝善救人，則無棄人。一文宣亦云，一赦小過，舉賢才。一齊桓不以尉  
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管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  
之所以失天下曰，一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一晉卿論鮑叔牙不可獨圖  
，曰一聞人過終身不忘。一然則兼取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身者，賢亂之源  
。夫登進之慈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期云懲，懲而改修  
則復進，既不廢若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  
復進，諸賢以格居。上無猜疑，亦無著怒，俾入於彀，以啟特難。陛下英聖  
，天授神機，好善惡惡，計過而深，一抵難積之神，象聖憲定之龜，建失以謀下

人，皆求虛名，寔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棄學精宜，誦數十年間，若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

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昃。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忤，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效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用行，進退適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輕重。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訪之患也。

天之生也，爲用罕兼。雖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楸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使險易之宜，故爲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豈然乎。夫唯聖人，旁修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闕，且以未闕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何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特授寔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

舜禹，列與聖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於齊漢；在  
任之盛，莫盛於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時  
變舜命官之美，自稷禹皋益以降，凡亡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率九生  
，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潤不窮。蓋由  
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鑿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阻撓於局守之  
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輝當代，名施萬世。  
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不由其職。以一言擢，惟爲  
能，而不核虛實；以一專遠，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慳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  
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  
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

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  
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  
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於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  
，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愆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致黜陟幽明，是則必俟  
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  
郡則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一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  
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

久在其任，亦未去宜。近代建官漸多，如級差等，或至縣皆有七簿之異，或州府有九察之異。同謂省郡，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正等之懸，雖權康官，則有議議大夫未補缺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而常察，各須循守。若使兼職兼事，或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察每疑於白着。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聖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縣陞洪水，續用靡成，猶終九載，然後極員。後代設有如絲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聞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願爲宜然。以臣愚養，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曆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爾難。始以願辭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殺，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披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寘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續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概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

聖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小，大開創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微，一舉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與之糟粕，而本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查轉。際承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敷設。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香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成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那守，其於更歷，假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至補又淹逾者，限之亟宜星霜，顧懷生涯，豈能不與孰，殊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勵之方。及美長更，效遷，非理道，居官趨久，亦有弊舉，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罪能無繼，其始也，祇嚮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至美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似分分而獲，至丈必差，錄錄而稱，至鈞必謬，蓋職既真，等無答，德以或爲，善其所特，或坐深文，折刑，禍以一跌，方繼，德輸功。至使運行不終，能容中缺，豈非其失獎制，而推致以汲於斯乎。故聖人愛人，必先慮事之弊，深其幸而使之，當其茂，而獎之，不謂其已成之功，不致人必敷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悉，廣官察，粟而養在。此繩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時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循循登議，謂益典，久次當進者，



既曰務欲且留；闕官須補諸，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思可否之患也。

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又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二病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終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容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惜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大益敢陰詐，以是眩惑，且無益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差，殆不相續。臣以竊位當屬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廣，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諍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鉤轄，職思其憂，兼迫於臧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採擇庸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卷十 中書奏議四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凡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願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變其要而去其煩，一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粟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率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總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疋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服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敘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徵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家業呼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

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

天寶季歲，竊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收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滅，新珍復滋，救跛成瘳，屢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核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恐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侮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此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恆，乘急謀求，漸墮經制，此所謂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歸，竭耗編緝，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承弊之困窮。外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蓄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歛。而乃搜括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錢中一年科率鉅數最多者，便爲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極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

夫賄之所生，必因人力，上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情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

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蠲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墮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節勸重其役，不以贏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道心，雖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力，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核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收守有詭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旣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正。又以謀始之際，又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於朝，竟無類會裁處，其于蹄駭，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

，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口嬰其繁，就加聚育，猶懼不支，况復爾縲焚然，重傳宿病，其爲擾病，措之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

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擢有關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列，而人未甚瘁，及蕪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恆規，悉啓地官，咸罄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入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所以變從新，新法旣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戍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專舉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入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絀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二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糞土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四私已倍輸。此則入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錢本價，而又糶糴折估，俾使劍微。嘉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費殊多。此則入益困窮，其事四也。稅之重若是，旣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宜索之繁，尙在之外。方岳額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東以彙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執素之範，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巧

籌徵文。道承審官。變強後以冠履之目，遂辭配以和帝之名。廣其謀而狹儀其庸，  
轉其本而盛計其直。以召羅爲目，而捕之不得而來；以和帝爲名，而迫不得不出。  
其爲助抑，特甚常格。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六。歷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餼。  
皆索進奉之類，而既進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  
益之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重理失宜，或兵賦偏  
重，或爲派雜官，或水旱薦募，困里蒸餼，戶口賦耗。後付高麗公廩資，罕進軍餉  
賦所可始務於取象，莫肯於輸。遂於逃死關稅稅額，累加見存波脫，一室已空。四  
鄰繼盡，河行猶廣，何相解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

自三德說於大曆之二十年餘，其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曆。士愛  
濟生靈，匪敢空談，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經舊薄賦之名，樂士蒸黎，感  
節相與，足資金匱，以爲太平可觀。然而，嗣失其中，欲從其重，願垂始望，已  
沮等心。因之以兵甲，而頒暴之取轉加；繼之以徵求，而節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  
，便便聽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於管此。陛下倘追思大慮  
乎所聞人聞者，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  
有若曰：『今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無徵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徵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一室均而無怨，節而

無貧，和而無寡，愛而無傾。漢文恤患歎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甯。今百姓艱苦，非且不足；稅額類例，非且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謹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

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減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百姓稅錢，因軍興每貫加數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舊言，俾人之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雜徵，亦當自謂獨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三二矣。供御之物，如有典司，任士之宜，各有常質。過此以往，復何所賴。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甯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繼授，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獻，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貧饑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則，亦將焉往。若不上輸土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各依當處目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習，過則不在戶人。重立綱條，理法無謂。望令所司盡請州府差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同，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虛不充，唯罪充納實詞，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潔，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又獲二三





澤人，不歸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廢布蔴。非此族也，不在賦法。禹棄道典，秦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

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寸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齊事理，不發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稅，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廢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類之費幾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收之產，而無無恆之輸。納物賤則其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二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稱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其數則漸加，而之爲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革舊法，而虛徵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府初定兩稅年捐布疋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律。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以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疋，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土令之不遷，於是其一

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應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備獲。各修家法，自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煩，無貽需費之費，無暴殄急辦之弊。無易常故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法者也。然蠶桑之俗，罕究事情，好聽異端，妄行泄議。臣請假爲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於感養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費皆約錢數，若舍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一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一也，內外官且俸及諸色資課二也。軍衣尚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猶且俸資課而已。制錢雖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豈以錢者宜府之權貨，祿者吏廚之幣資，以常循禮，則量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持幣，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生制錢以食，而平貨於錢，然後國有權而家節隨矣。若令飽餉方虛，食儲未盡，盡售古租，或慮不足。若以據舉官月俸之等，百億錢之差，皆依錢數多少，近爲布帛定數。某直月給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其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寡不減，官稅有准，何稅知之。生人太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養食，有俸絹以養衣，從事之家，隨定自給，以茲制議，誰曰不然。夫然則

顧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歸。

錢者若曰：「吏錄軍裝，羅網雨粟，至於以時餼糶，用權物價輕重，是必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善人，所以以山澤之藏材，作泉布之寶貨，國重其利，而民與入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則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錢之使重。是乃權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寡，在於官之盈耗。官先其重，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受困，而似實於富有之道，富者蓄貨，而遂行於輕重之權。下困貧人，上虧利權。今之所病，誠在於斯。減官廣即山者，實之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之矣。有輕重以入其直，有權衡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輕軍，錢不之，固可以散重爲輕。誰讓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

錢者若曰：「自定前說以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幣，廣求羨利，以贖虛錢，歲計凡支，猶慮不足。今遂定供布帛，出納以爲國之資，無乃有關。」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屢起，法度漸亡。肅宗撥治尤之兵，而急於功者，先帝遺舍垣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贖虛幣，除亦靡弊。承購已重，財賦繼興，雖賦既行，秋陪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深。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間，所謂取之極其者也。今既總收極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賦之類，復兼數外矣。聞吾軍用不足，已嘗加徵矣，近羈拆納價錢，則又多擾矣。比於大歷臨

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途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剩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違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盡徹。樂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虧，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從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禮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恭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大裘，履革舄，卻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慶賜田租，以厚僑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者不得赴會，子孫孳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廛。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樂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晉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屢廢織染，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積陳腐，不覺其多，易上嫌不飽，身之有，良後用金，且，更委其任。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臧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以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

後其類。

太宗嘗有

以誠上感，淳

風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民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即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其不艱窘哉，皆以畜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節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嶺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財彙。故能攻訖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平之賦，進諫者謂之官謗，恤隱者謂之收怨，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造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太搜賄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圖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疑欲殘人，竟致燹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

。安可不思，安可不懼。

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歛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思。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

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送行小惠，競誘姦吐。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士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

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詘，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與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折其羸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稅在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政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蒸，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益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汗蒸。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材，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階，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明者，豈不以物力優贖人皆樂輔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尙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德物而務先爭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入逋逃，覺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

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饒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其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密戶，彼邦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

管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而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額，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愆，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點。墾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隙，但據雜產較量，田既固有恆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民人自樂耕，不防閑而桑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善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歛必以時，有慶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相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歛。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編籍賦繁多，復無錫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計量，蠶事方興，已輸絲稅，農功未艾，遽徵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熾。有者急竄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遷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糜相本，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尙未均濟。竊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去則海內無饑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蠶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救水火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穡，衆不懼懼，夫水旱

爲敗之幾，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遵德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厄；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喪，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刺兼公私，顯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由終於開皇，大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聚，號爲義倉。豐則歛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至五六十年，人饑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舉。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國人戴君，君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蒐蓄者，蓋率士臣庶，通爲之蓄耳。固非獨豐公廩，不及糶卹。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後代失典，結積慮之旨，忘堯王子愛之心，所蓄糶積，唯計廩積。犬豕厭人之食，而不知檢以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與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天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斃，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

所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衍候，年不順成，

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困荒，豈遑賑救。大小之期，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緣償逋債，餓殍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扣囊，行復貸假，重釐計息，後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繼，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善。或行丐廛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破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憫，幸有可幸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

令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巖汲汲，永無贏歲。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儲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糶數，穀若稍貴，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糶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急。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以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糶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穀平糶之法。斯在。社會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其  
卒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餓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親之。養民。  
德之。齊之。苟能存誠。莫有不至。

###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論兼井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帝王  
者所以節材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狃  
，代節則其詞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意，豐殺有度，專服田宅，莫敢僭踰，雖  
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發物不偏糶；用不偏厚  
，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廢則法廢，不守  
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財荷備，無或不設。租賦兼并，下錮齊人之業  
；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聲，可濟時欲，不虞憲章，肆其  
侵。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  
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之  
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詭靡，則庶困窮，由此肇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  
夫物之不能揜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損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  
事以議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限，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

雖謂極公，然使民無廢業，田無曠者，及在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流漚，富  
厚不至奢溢，不積立事均，亦謂制度。今制度弛紊，賦理傾壞，吾人相吞，無復時限。  
窮富相殘，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貧其神食，貧其田廬。  
不終年，胥勞無日休息。鑿鑿厥假，常惠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  
及至於斯，厚飲飽飲，皆奉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每稅五升，而私家收租  
又殫存釐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  
夫以土地千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  
其八，播人安得足食，及原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賈貨安得不濫，昔之為理者  
遂所以明黷，殷商謹終界，豈虛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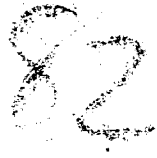
升難避，浸亡為日已久，頓窮修墮，行之習弊。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  
條陳父難，附吾今之宜，凡所古田，約為條限。裁減徭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  
深。蠲餘糧，其福以優德，豈真存其德遠。微損有餘，稱優不足，擅者與富，優可賑窮。  
。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繁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奏聞。  
今且舉其甚者，謹書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與地也。又曰，「厥後嗣王，世相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  
觀陛下深維理者，事更憂危，親取孜孜，志求致理。往者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

。每言脫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閭困苦，十分才及二三。聖情已為驚疑，皆謂臣所言過當。然則變怒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微臣之言者，但聞之不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尙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蔡九霞曰，東萊呂氏，謂三代田制，雖商鞅亂之，而租稅猶存其意。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夫兩稅之法，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高下，最為病民。乃後世因之而不能變，總由儒生惜民之說，無裨國用，一經心計之臣，雖刻剝病民，而國用攸賴，人主未有不聽其言者。况當亂離之世，所入不足其所出，方加派苛徵之不暇，而進以恤民之說，宜其柄鑿不相入也。殊不知稅愈繁，民愈斂，而國亦隨至於亡。非一代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宣公此奏，其一論租庸調之利，兩稅之害極詳，但于兩稅之中，去其大甚。其請以民之所產為額，而不計其值，至歸重節用，尤得理則要領。其三論課吏之法，但知國用，不顧民生，愷切詳明，可令讀者心惻。其四請禁先期徵收，然不損國計中，可寬民力。其五請蓄根以備荒。皆精謀碩畫，上不虧公帑，下可利黎民。雖其六禁陳并之家，稅斂重於公稅。在唐則管公言之，在宋時蘇氏父子

。其時。雖。然。行。之。反。覺。紛。擾。無。如。德。宗。皆。不。能。明。也。豈。惟。德。宗。不。能。用。即。後。世。亦。不。能。用。也。可。觀。也。夫。然。其。說。不。可。不。開。於。當。今。有。仁。君。在。上。必。發。斷。然。而。行。之。



出版：33、4、15。

定價：





著者：陸一贊  
選註者：王丹岑  
出版者：兩間書屋  
發行者：兩間書屋  
地址：安徽立煌石  
          稻場平阿村  
印刷者：中原印刷廠

